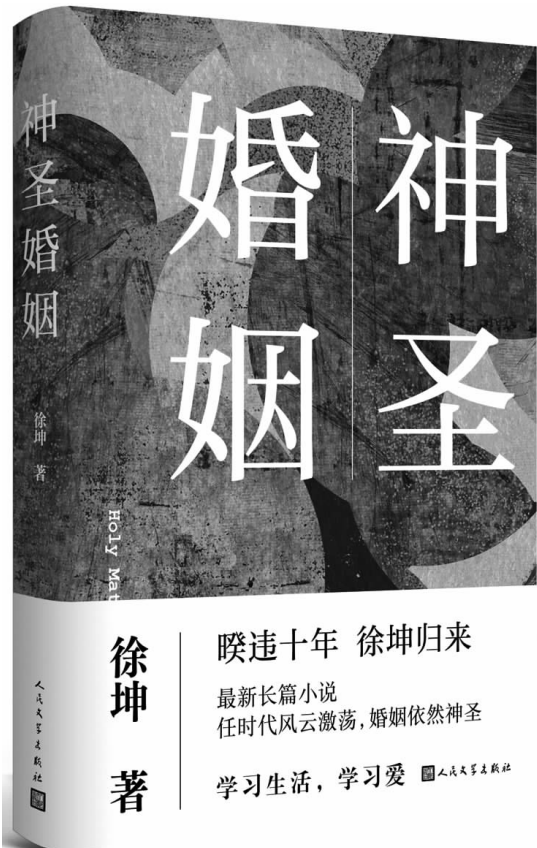


# 老孔全家人都来了



睽违十年 徐坤归来

最新长篇小说  
新时代风云激荡，婚姻依然神圣

学习生活，学习爱 人民文学出版社

《神圣婚姻》

徐坤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2年12月

到了那天，老孔全家都去了。儿子、媳妇、丈母娘，齐齐到场。到了自己爹妈家一看，爹妈和自己的前妻、大儿子也都在。老孔爹妈老两口跟小丈母娘在儿子他们的婚礼上见过一面，看过她见人三分笑、上台讲话头头是道、呵斥人时一脸铁青的模样，也明白老孔那边是她掌家，儿子小命攥在人家手里，多少有点怵。老两口努力表现得客客气气的。

前妻和大儿子跟樊梨花是第一次见，前妻先没要横，嘱咐大儿子要见机行事，倒要看对方啥来路。说实话，前妻见到樊梨花时，第一印象也是有点怵了。只见这女人一身职业套装，铂金镶钻手袋，两枚巨大珍珠耳环，下巴扬得高高的，噔噔噔噔踩着小高跟鞋，一阵风就上来了，自带打架气场，一看就不是善茬，不好欺负的。不像她闺女王小萌，满脸善良，一看就是个瓷娃娃。

樊梨花一进门就自成主角，跟这个打招呼，笑意盈盈，跟那个打招呼，热热乎乎，称老孔爹妈“老人家”“您二老”，实际上他们是亲家；称前妻梁桂芳“他大娘”：他大娘啊，我就随我家小萌叫你一声大娘啦，你可别介意哈。这还能介个什么意？实际上前妻梁桂芳跟老孔一起属于樊梨花的孩子辈呢！那个混不吝的大儿子孔德勇，樊梨花一口一个“小勇这孩子”地叫着，还没怎么着，先把小伙子叫软了三分。谁也经不起“孩子”“孩子”地叫啊！

谈笑之间，樊梨花已经用虔诚的称呼把在座的伦理关系梳理了一遍，整得一清二楚。她自己当长辈又不自居为大，已经相当客气了。樊梨花接着招呼大家都坐下，说：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想给大家看一下老孔这些年的收入。说着，从文件袋里拿出老孔近三年工资卡的流水打印单。

老孔一看，傻了眼，心说：妈呀！这不是又扯下我的底裤来了吗？知识分子的收入，是男人的又一层底裤，是不能撕的，一撕就破。

老孔坐沙发上，双手一抱头，脖子一缩，整个人往下溜。

樊梨花说：你们自己看，他每月一万块钱的工资，除了给他大娘和小勇每月5000元生活费外，近期还有给您二老的2000块钱生活补贴，说是支付小时工的工钱。

说到这里，樊梨花抬眼瞟了老头老太太一眼。老头仰着头，抿嘴，没吱声。老太太赶紧把眼睛低了下去。

樊梨花说：同时，他每月还有2000块钱，资助五个贫困山区来的大学生。这个事情已经有好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对外张扬过。还剩1000块钱，他每月要买书、买烟、剃头刮脸，一条中华烟好几百，理一次发也要百十来块。另外，跟同事朋友聚会应酬，他总愿意抢着掏钱。工资一万块钱，这就全出去了。你们自己算算，他工资还有剩吗？他吃我们的、住我们的，我们没管他要钱，

儿子小明的抚养费，我们也没管他要。他的衣服鞋帽、最新款手机都是小萌给他买的。实际上我们是亏钱的。我们一直在倒贴。

前妻说：你整的这玩意儿，谁知道真假呀？

樊梨花说：就知道你会说这话。你看一眼，上面都盖着银行的章呢。都是从银行直接打出来的，不是我们自己从电脑里打的。

前妻看了一眼，果真是银行打的那种流水的单子。前妻说：我看不懂，不会看。那什么，小勇啊，你看看。说着，把单子递给她儿子孔德勇。小勇觉得脸上很没面子，就说：别给我。我不看。

樊梨花说：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。老孔的收入你们也看到了，他目前的状况你们也知道，已经被停职，正因为被诬告的事情被检查组调查。我们家呢，也不是个不讲理的家，现在你们张口就要100万，老孔他哪来的100万？你们别逼老孔，别逼他，你们把老孔逼急了，逼得他走投无路，那就只有两条路：一个是逼着他去贪赃枉法，从黑道上弄钱；一个就是你们把他收回去，再跟你们一起过。

王小萌在边上一听急了：妈，你说啥呢？

樊梨花说：你给我闭嘴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！搞不好我连你一起撵出去！你把老孔带走，你们爱滚哪儿滚哪儿去，都给我滚出去，出去自己单过！

一家人都被樊梨花这气势镇住了。老孔在一旁也无地自容，羞愧不已。

他家老爷子说：什么100万？管谁要100万？

樊梨花说：他大娘说小勇要结婚，向他爸要彩礼钱，一张口就是100万。

老头说：小勇要结婚？啥时候的事？

前妻说：这不嘛，人家女方家才通知我们家，我这还没来得及跟您二老说……

老头一顿手里的拐杖：简直瞎胡闹！桂芳啊桂芳，你这不是讹人嘛！

前妻说：那什么，爹，不是，我不是想讹他的钱。我就是觉得，他对他大儿子太不搭不理了，心思全扑在小儿子身上。同样都是儿子，那总得一碗水端平吧！

樊梨花说：行。你要这么说，咱可以端平。这样吧，他大娘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：你也不用向他要那100万了，就让老孔直接回去，再回你们家，你们俩复婚，你们养着他。

前妻顿了一下，有点卡壳，说：我要100万，我要人顶什么用？我不要。

老爷子气得一跺脚：你们说的这都是什么话？简直是胡闹！婚姻是儿戏吗？我儿子成了什么？被你们推来推去的？咋还成了没人要的了？

樊梨花说：好。既然你们不收留他，还推给我们，那你们就得让他跟我们家小萌好好过，不能三天两头来找麻烦找别扭。你们这么一整，老孔过不好，大家都过不好，不光我们家过不好，你们家也过不好。这又是何必呢？咱们为什么不能坐下来，找一个好的方式，大家一起商量一下，朝好的方面发展呢？

前妻说：我没想不朝好的方面发展。这不就是儿子要结婚，缺钱，向父亲要点儿彩礼钱吗？咋就变得这么复杂了呢？那什么，老孔肯定不止这些钱，我从电视上看的，他刚得了好几百万奖金。

樊梨花听到这话，不慌不忙，又从文件袋里拿出几张报纸和两张套红信笺，说：你们看，这就是你们说的那个大奖。这两张，是老孔所里的表彰文件，一个是表扬他们课题组，国家奖励100万，研究所追加奖励100万。第二张是表彰老孔个人的，表扬他自愿把自己那份奖金全部捐献给课题组，自己一分钱也不要。

前妻一下子傻眼了，气得跳起来，手指着老孔：你就成天干那不着调的事儿！家里儿子等着用钱，你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别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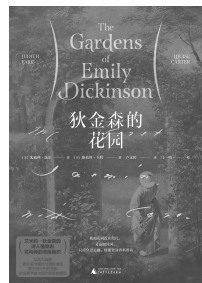
老孔坐在沙发上，捂着脸，不言语，从手指缝里偷偷往外看，看着女人们上演家庭大戏。前妻指责完老孔，又气哼哼地冲着樊梨花，说：不对！他还有稿费。他天天写字也能赚不少钱。

樊梨花从容不迫，又拿出老孔近三年的出版合同复印件：你们看看吧，都看一看。学术书籍出版，是没有稿费的，自己还要包销3000册。这是合同，你们自己看看。

前妻说：我不懂，我也不看。我就知道他现在是正厅长级，他肯定有他的来钱道，不可能就这么点儿钱。

樊梨花说：社科人文学者收入低，要靠国家政府养，这你也应该是知道的。他们这些人，是要立志改变世界的一批人，是有理想有抱负的社会精英，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他们的价值，也不能用金钱来比价他们的成果。我们作为家属，应该支持他们，他们取得的成绩，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，也属于我们的骄傲和荣誉。

## 作为园丁的艾米莉·狄金森



《狄金森的花园》

[美]朱迪丝·法尔 路易丝·卡特 著 卢文婷 译  
2023年1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### 内容简介

这是一部直面新时代现场的长篇小说。徐坤以宏阔的视野、锐利的笔触，直接进入新时代表演、纷繁复杂的现场，直面海归青年、来京的“外乡人”、城市高知、挂职干部等从“不适应”到“适应”的过程，写出时代价值观念中变革的人生和不变的真谛。切身的体验、锥心的刺痛以及最终的缓解、宽容，让小说既在展现徐坤既有的戏谑、反讽等独特文风，又赋予小说足够的深情，人物形象刻画有力，故事感人至深。

### 内容简介

作者朱迪丝·法尔引用了大量一手资料研究狄金森诗作与生平。她以花朵、园艺为切入点，对狄金森的气质、审美以及她看待艺术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方式提出了新的看法。法尔将狄金森的花园之爱置于当时的文化语境之中，描述其起源、发展及其家族喜好的关联，思考狄金森花园的建构与数百首诗歌和书信的对应关系。书中特别设立“与艾米莉·狄金森一起种花”一章，园艺家路易丝·卡特通过狄金森亲友的回忆、诗人自己的证言以及对狄金森花园的资料研究，还原了狄金森花园与温室中曾经出现过的植物，同时详细介绍了栽培和养护它们的各项步骤。

1830年12月10日，艾米莉·狄金森出生于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，1886年5月15日亦逝世于斯，享年五十五岁。她的生平争议无多。从阿默斯特学院到玛丽·莱昂女子学院（今曼荷莲学院，Mount Holyoke College），身为一名维多利亚时代的女儿，她接受的古典教育也许有点过于高深了——拉丁语、植物学、化学，阅读弥尔顿与蒲柏，还有绘画和歌唱。随后，她所受的教育通过深层的知识融合而更为丰富充实：文学、艺术、音乐，特别还有植物学。三十岁以后，她几乎都在父亲十四亩田大的宅子里度日。那是一座联邦复兴风格的宅邸，她宽敞的卧室俯瞰着阿默斯特主街。她的近千首诗歌，几乎都是在那张窗畔的桌子上写就的：看曙光初现，看马戏团来访，点点滴滴记录着当地醉汉的踉跄、近旁松树的摇曳、松鸦的喧闹、记忆的辛酸、爱与悲伤的剧痛，还有慢慢爬上天空的月亮。

她一生都因羞怯避世而屡遭诟病，最初是躲避陌生人，最终发展到除哥哥奥斯丁和妹妹拉维妮娅外不见任何人。但她的通信明快热情，且非常多，既写给近邻旧友，也写给新近结交的珍贵友人。当地居民叫她“阿默斯特传说”，也确实有一个传说总与她的名字如影随形，那就是：她之所以避世索居，是因为与有妇之夫陷入不伦之恋，这位有妇之夫后来更被附会成了费城牧师查尔斯·沃兹沃思。狄金森的嫂子苏珊·吉尔伯特·狄金森沿用了这个说法，而苏珊的女儿玛莎又把它写进了书里。拉维妮娅则斥此说为谎言，强调艾米莉的避世“纯属偶然”。之所以要这样编造，可能是想将艾米莉的“故事”嵌入化闺怨为艺术的“老处女”形象，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人们对这一形象耳熟能详；同时也为将猜疑的目光引离另一个艾米莉显然非常爱慕的知名人士：塞缪尔·鲍尔斯，《斯普林菲尔德共和报》的编辑，狄金森家族的旧识。1890年，艾米莉·狄金森薄弱的诗集终于付梓，批评家们（以及后世的读者们）评论道：她对激情所致的痛苦的理解是敏锐的，对人类心灵的理解是深广的。

在狄金森家的书房里，艾米莉的葬礼不公开地举行，据人们回忆，当时鸟儿在窗外高歌，蝴蝶在她的繁花丛中踟蹰。那天是5月19日，鲜花被赋予了罕见的重要性：遵照狄金森的愿望，棺木不用车载，而是由人抬过金凤花丛，抵达狄金森家老宅不远的西园墓地。拉维妮娅还在姐姐手中放了一株芥菜，并在其颈上装饰了莳萝与粉色的杓兰，其中暗含的花语艾米莉必能心领神会。参加葬礼的客人，只有几位知道逝者是位诗人，但所有客人都熟知身为园丁的艾米莉。

的确，终其一生，艾米莉·狄金森作为园丁的身份可能比其诗人身份更为广为人知。在未完成的文章中，苏珊·狄金森即打算将“爱花”列为艾米莉的首要特质。艾米莉的诗歌大部分只是私下“发表”，常附在簪有花朵的信笺中，或者藏在花束中央，而花朵自身亦传情达意。狄金森受《现代画家》(Modern Painters)的作者约翰·罗斯金(John Ruskin)影响很深。老罗斯金曾评价儿子：他首先是地质学家，然后才是艺术家。早在提笔写诗之前，狄金森即热衷于搜集、分类植物，还会压制干花。即便她全心投入诗歌创作之后，在父亲的土地一角以及专门为她搭建的玻璃温室里培育鳞茎、绿植与鲜花，仍是艾米莉最大的爱好。



### 作者简介

徐坤

作家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优秀长篇小说奖、老舍文学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。长篇小说《野草》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”。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、德、法、俄、韩、日、西班牙语。